

东西，如果是艺术创作，它几乎都变成一堆科学数据，那么才能在作品中实现我的想法。当代艺术的新媒体艺术，特别是人工装置，仅仅只讲传统意义上的艺术造型与视觉效果是不完整的。物体的运动必须转化为时间和距离，用电子机械控制时，就是要知道电机要在某时间内旋转多少圈，它们又是如何通过机械的方式变成另一种运动方式——这些能够实现我们想法的东西，与我们的艺术观念相悖，形成一对互相较劲的矛盾。

今天，科技的发展就能触发艺术发展，这是一个不着调的论断。但是，科技无疑提供了一种可能，举个例子，我在研究机械自动化时发现了一种可以累加时间的复位控制器，这就是可以对创作进行延伸的契机点。累加复位的原理是：在机械走了三秒后，当再有人碰触它的感应器时候，原有的运动没有停止，叠加开始运动多持续了两秒……当有第三个人碰触它时候，它再累加运动，依次类推，这是一种叠加的复位控制器。任何人经过的时候，它都会出现一瞬间的动作，可累加到一定量时候，它会停止运动，好像这种控制器在积累人的运动，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中释放出来，显然这是一个有关于人的艺术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在这里，这个技术触发了一些对新的艺术问题的思考。

当然我们都知道，防止变成匠人，任何艺术家都应该对娴熟的技术保持距离——就像对画笔触摸在布面上的愉悦保持一种警觉一样——对技术问题保持警觉，我觉得对这种科学技术也要保持一种距离，这种距离是一种冷静和关心，关心它后面是否呈现某种艺术问题，关心我们发自内心的思考究竟是什么。

刘：不是被技术所控制，而是当你和它在一起时，跳出来再去反思它，这是创作时的两个相反方向的思维过程，先“进入”再“跳出”。

卓：很多艺术家一直用你们在2009年798艺术节主题展提及的“智信”二字来鼓励乃至警示自己，关于“智”，智指的是智慧，虽然科学不是智慧的全部，但是它包括科学，在现代，一定程度上科学技术的介入艺术，可使“智”得到全方位扩展。

在这里，我们又怎么阐述“信”？是自信？是信念？是对自己内心哪一部分的挖掘？

刘：当时我们提到“智信”的时候，比喻一种比较有效、聪明的方式和途径，因为智信和意志构成了后面提到当代艺术“再实验”的一种可能性，我们把智信和意志作为两个立基点，推进了实验艺术，站在这两个基点上的艺术家促成了一种艺术的可能性。其实你的作品体

现出的意志很强，包括你对技术的沉迷、快感，同时对技术又有一定反思，而且你对创作过程的投入，本身就是一种意志力的体现。而智信是你的作品里反讽式的一种东西，这种反讽又是在艺术本体里的反讽，好的作品就是像这样的优点很多，我们借助大量的工作过程，制造了一个非常可笑而又尴尬的结果，而这种尴尬和可笑正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状态，你通过用很认真的方式表现荒诞、无聊的东西，而不是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表达它们。

卓：有人说我是一个思考严肃的人，而我的思考对象又是极其的不严肃，甚至是荒谬的。

进一步借助“数据”思考作品的创作，与今年顾振清策划的《5.8米》展览提出展览理念有关。其实用“五米八”来做作品只是提出了一个物理概念的前提，作品是为了挂在五米八的物理空间而做，还是“五米八”为了挂在五米八的心理空间为前提而做，已经不重要。但是，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个“5.8米”物理数据是相对的，绝对的是什么？它必须跟人有了关系，这个“绝对”才有效？

所以在后来的创作中，数据一直在我心中作祟！包括在宋庄美术馆的展览上，我想让数据这个物理概念成为一个心理概念，它的固有高度，升起的高度和当人穿过这个作品时的高度，这些数据是会变化的，追根到底，最终，我用数据的变化来表达我们对社会伦理的认知。

刘：在当代艺术，特别是装置艺术，数据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，其实很多数据都是很硬性的东西，这是艺术的一个新的立基点。

卓：在当代，人们已经离不开数据了。虽然数据是硬性的，但是数据和人发生关系应该是柔性的。不管它是对人心理产生触动，还是使人的精神产生漂移，跟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，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“心理数据”？这下就不知道它在哪里了？很让其他的艺术家感到奇怪，我现在的创作时间是在凌晨——就是早上五点多醒来，创作状态比较好。对创作的想法做一些图文记录，一个半个小时后，倒头继续再睡。谁也讲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可能是生肖属鸡的原因吧，要报晓？之后继续睡？呵，呵，我的主要创作想法都是清早在黎明时分“冒”出来的，与很多的夜猫子式的艺术家，在黑夜中梳理创作思路，在时间上完全不一样。

你那天问我做人工装置——机械系列的起因，其实我也在追问自己这个问题。记得我在美院读书时，在金属工作室跟着文楼老师、孙璐老师做过一段时间金属造型焊接，之后，又跟当时美国的女艺术家白安（音）学了一